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谭载喜 编著

新编奈达论翻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新编奈达论翻译

谭载喜 编 译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奈达论翻译/谭载喜编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8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583--5

I. 新… II. 谭… III. 翻译理论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17034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 话/66168195 66168639

邮 编/100810

责任编辑/罗进德

责任校对/徐小美

排 版/中外名人信息公司

印 刷/北京云浩印制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082毫米 1/32

印 张/11.625

版 次/1999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1999年10月第一次

ISBN 7—5001—0583—5/H·205 定价:17.60元



本书作者与奈达博士合影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介绍中国 and 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识到翻译对于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翻译对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专业素质、保证职业生涯顺利成功方面的宝贵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甚至少年人成了翻译的爱好者,他们要求学习翻译、研究翻译,有的立志投身翻译,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切合实用的翻译研究及学习读物,使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二十多年来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肩负着翻译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广大翻译爱好者多么殷切的期望。

面对着我国又一次兴起的翻译高潮,铭记着翻译事业的崇高使命和我们对翻译界朋友的责任,我们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的基础上,郑重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自主策划,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继续及时反映译学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最新发展趋势,同时更多地关注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领域的实务,加强针对性,提高实用性,外译中与中译外并重。我们寄诚挚的期望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希望朋友们帮助我们实现初衷,继续有所奉献于我国新时期的翻译事业。

编者 谨识

出版说明

《奈达论翻译》一书于1984年由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后,在国内外读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985年冬,该书成为香港商务印书馆门市部十大畅销书之一,并名列榜首。后来,介绍奈达新著《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另一编译本《跨语交际》,又于1993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同样受到广泛欢迎。二书均被国内外多所高校的翻译系和外语院系用做译学教材及研究生参考读物。

由于《奈达论翻译》和《跨语交际》均早已脱销,为了满足国内外广大读者和翻译专业学生的需要,现将二书内容加以综合,并根据奈达本人建议,从其1996年出版的《跨语交际的社会符号学问题》等最新研究成果中增加部分内容,出此新的版本。在新书的编译过程中,仍然本着“洋为中用”、去粗存精的原则,对奈达的翻译思想和理论进行综述,以理论介绍为主,略去不太适合我国读者的部分,尽量采用原例说明。^①

^① 由于奈达从事过《圣经》翻译工作,故其命名多半选自《圣经》英译本。我们从探讨翻译技巧的角度选择了其中一部分,借以引证奈达的理论和观点。——编注。

奈 达 序

PREFACE

Eugene A. Nida

I am very indebted to Prof. Tan Zaixi for having introduced my ideas about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to numerous students and translators in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I have learned much from Prof. Tan Zaixi's evaluation and critical judgments about linguistics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and I am especially happy to know that a revised edition of *Nida on Translation* is to be published shortly.

Prof. Tan and I have collaborated primarily because we find ourselves closely united in several aspect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First, we are convinced that theories about translation must be based primarily on practice. In other words, principles about how to translate need to reflect the ways in which highly respected translators have actually translated. Second, we insist that any analysi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context. This means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not only all the words within a text but also the events that give rise to a text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people have understood a text. In other words, a text only has meaning in its context. And third, we are certain that a clear distinction needs to be made between the capacity to engage

in translating and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the variou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nvolved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We fully recognize that some of the most competent translators have never read a book about translation theory or practice. As proficient multilinguals they have simply used their innate capacities for effective verbal communication to transfer both the content and the stylistic aesthetics of a text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But we also recognize that many people with an effective knowledge of a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 can also learn how to become competent translators by studying how others have succeeded in what some scholars believe is perhaps the most complex event in human history—translating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We also fully realize how urgent is the study of translating in a world in which we are only nanoseconds away from one another.

Brussels, Belgium, 8 February, 1998.

译 文

我十分感激谭载喜教授,是他把本人的翻译思想介绍给了汉语世界,介绍给了无数的学生和翻译工作者。对于如何把语言学应用于语际交流的研究领域,谭教授有他自己的见解和评判,我亦从中深深受益。欣闻《新编奈达论翻译》即将出版,本人尤感高兴。

我和谭教授之所以合作,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应用语言学的诸多问题上,彼此观点十分一致。其一,我们深信,翻译理论必须以翻译实践作为基础。即是说,翻译工作如何开展,有关指导原则必须能够反映出令人称道的翻译家们实际上是如何翻译的。其二,我们认为,对语际交流活动进行分析,必须把语境因素考虑进来。就是说,不仅要认真分析原文的一切用词,还要分析原文产生的原因,以及分析人们是怎么去理解原文的。任何一篇原文都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才有意义可言。其三,我们认为,有必要明确区分翻译的实际工作和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语言和文化因素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亦即区分翻译和翻译研究,不可把这二者混为一谈。

我们充分认识到,有些极为出色的翻译家并未阅读过任何关于翻译理论或实践的书籍,他们作为精通多种语言的大师,只是运用语言交际的天赋才能,就足以把原文的内容和美学风格巧妙地以一种语言传译到另一种语言。但我们同时看到,有些人在被学者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语际翻译中取得成功,许多其他具有外国语言和文化知识的人通过向这些成功者学习,也同样能够

成为出色的翻译人才。

我们也充分认识到,在人们彼此距离如此接近的今天,翻译研究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课题。

尤金·奈达

1998年2月8日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 编译者序 ·

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

谭载喜

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一大特点,是把翻译问题纳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翻译理论家们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以及信息理论的影响下,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逻辑学、人类学和哲学等各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对翻译研究这个古老的课题赋予新的含义,增添新的内容,从而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和翻译技巧。奈达(Eugene A. Nida)的理论就是西方现代翻译论研究领域中的突出代表之一。

应该说,尤金·奈达这个名字在我国翻译研究界以至语言学界,现已广为人知。因为,他的翻译理论是我国学术门户对外开放后较早引进的当代外国人的翻译理论,他的翻译观也是国内译界评介较多的。

奈达在其学术生涯中,从事过语言学、语义学、人类学、通讯工程学等方面的研究,还从事过《圣经》的翻译工作,精通多国文字,调查过100多种语言,尤其是非洲及拉美地区的一些小语种。自1945年至1997年,他共发表过文章200多篇,著作(包括与人合作和编辑的著作)近40部。其中关于语言与翻译理论的专著约20部,还出版了一部论文集。集中代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有1964年出版的《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1969年与塔伯(Charles Taber)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1975年出版的《语义的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和《奈达论文集》(*Language Struc-*

ture and Translation: Essays by Eugene A. Nida, ed. by Anwar S. Dil), 1986 年与瓦德(de Warrd)合著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以及 1996 年出版的《从社会语言学看跨语交际》(*The Sociolinguistics of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奈达 1914 年 11 月出生于美国中南部的俄克拉何马城, 五岁随父母西迁加州长滩。奈达自幼笃信基督, 并立志做一名传教士。他从小能言善辩, 中学期间曾带队参加加州南部地区辩论比赛, 一举夺魁, 他本人也被评选为优秀辩论家。在所有学科中, 他对语言科目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 中学开始学习拉丁语, 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以后又专修外语, 主攻希腊语, 兼学拉丁语、德语和法语。1936 年, 他作为美国大学优秀学生荣誉组织 ΦBK 联谊会的成员, 以最优成绩毕业, 成为洛杉矶加州大学历届最优毕业生之一。后来, 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 1939 年获希腊语《圣经·新约》研究的硕士学位。1941 年, 奈达进入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主修描写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古英语等课程, 在弗赖斯(Charles C. Fries)和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等著名教授指导下, 1943 年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同年, 奈达开始在美国圣经公会供职, 经过短短的一段试用期, 被正式聘为该公会的专职语言专家, 自 1946 年起担任《圣经》翻译部的执行秘书。从此, 奈达便有了广泛开展活动、充分施展才能的基地。也正因为奈达长期服务于这个基地, 他的翻译思想才深深地打上了他特有的烙印, 在西方翻译理论界鲜明地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虽然奈达以翻译理论家著称, 但他的学术活动及其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 他是一个《圣经》研究专家和《圣经》翻译组织者。前

面说到,奈达早年的志向是当一名传教士;后来虽然未能完全如愿以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圣经》的研究。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获得的拉丁语和希腊语知识,不仅使他有幸接触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学典籍,而且使他能够大量阅读早期基督教作家的希腊语作品,给他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专门研究希腊语《新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被任命为教会牧师,继而获得美国圣经公会的工作职位。1946年,他作为代表出席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圣经公会的成立大会;回到纽约后不久便参加刚由联合圣经公会组建的“《圣经》翻译工作小组”。后来,该小组成为联合圣经公会属下的一个委员会,奈达任主席。1949年,联合圣经公会创办《圣经翻译》杂志(*The Bible Translator*)。这是在《圣经》翻译领域颇有影响的一份季刊,从创刊之日起,奈达便是该刊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之一。

作为美国圣经公会翻译部的执行秘书和联合圣经公会工作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奈达承担了大量《圣经》翻译的组织工作。他发起并指导了几个重大的《圣经》翻译和译本修订项目,负责制定了各个项目的指导原则,发起并协助组织了几个大型学术研究项目。从50年代中期开始,奈达还制定并推行了培训《圣经》翻译顾问的计划,培养出大量翻译顾问人才,分派世界各地,协助《圣经》翻译的实际工作。1970年,奈达被任命为联合圣经公会翻译问题协调员,协调并指导各地翻译顾问以及翻译研究者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包括对《圣经》进行话语分析、编写翻译教材、检验翻译理论、检查译文质量以及编写翻译工作手册。

奈达本人未主笔翻译过大型作品,但他所倡导的翻译原则却左右了几个大型《圣经》翻译和译本修订项目,其中主要包括50年代的一个西班牙语修订本、60年代的一个西班牙语新译本和60至70年代出版的《圣经·现代英语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按照奈达的指导思想,这些新译本或修订本所使用的语

言,必须符合社会语言学的原则,其目的不在于满足教会领袖们的要求,而在于符合缺乏《圣经》知识的俗人的口味。这就意味着,译文中必须使用一种“共同语言”。用奈达的观点解释,所谓“共同语言”(common language),是一种文化水平低的读者能看懂,而文化水平高的读者也能接受的语言,因而是多数读者的一种共同语言。《圣经·现代英语译本》最初是奈达 1961 年倡导翻译的,它的翻译宗旨是采用通俗英语,译本的原定读者对象是那些不以英语为本族语的人。然而,当该译本的《新约》部分 1966 年出版以后,立即受到广大以英语为本族语读者的欢迎。他们普遍认为,译本中所采用的英语形式清爽明晰,可读性极强。从 1966 年出版到 1973 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销售了 4200 万册,其成功度如何,由此可见一斑。

《圣经·现代英语译本》和《圣经·通俗西班牙语译本》是在奈达的翻译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就是说,奈达所提出的翻译理论,即所谓“动态对等”的翻译理论,在《圣经》翻译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并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这样一来,奈达作为《圣经》翻译权威的地位被确立了,他的影响也逐步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圣经》翻译领域。为了表彰他在《圣经》翻译工作中所作的贡献,许多大学纷纷授予他荣誉称号,其中有美国东浸会神学院 1956 年和南加利福尼亚浸会神学院 1959 年授予的荣誉神学博士,西德明斯特大学 1966 年授予的神学博士,英国爱丁堡赫里奥瓦特大学 1974 年授予的文学博士等。

奈达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现代语言学家。他在美国圣经公会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在语言质量上对该公会出版的各种《圣经》像译本把关。但从上面可以看出,实际上,奈达的作用与其说是像出版者一样为译文质量把关,不如说是制定翻译原则,培训翻译人员,提供翻译样板,指导译员工作,解决传教士在语言和翻译中遇到的困难,帮助各圣经公会进行翻译的组织工作。而要做好这一切,就

必须经常到译者中去,到接受语的自然环境中去。这样,奈达几乎每年都要出国进行语言实地调查,少则三四个月,多则八九个月,年复一年,长期如此。而且,每次日程都安排得很满,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很少间断。他先后到过近百个国家,实地调查研究过 200 多种语言,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小语种。

奈达在中学期间即酷爱语言,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期间接触到传统语言学知识,大学毕业那年应邀参加了一期暑期语言学讲习所的学习后,对现代语言学,特别是对萨丕尔和布龙菲尔德的语言学理论发生了兴趣。此后,他从单纯学习语言逐步转向既学习语言,又研究语言。他于 1943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便是这种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论文题为《英语句法概要》(*A Synopsis of English Syntax*),这是英语中运用当时语言学理论中甚为流行的“直接成分分析法”,对英语这种大语种进行全面分析的唯一的一篇学术论文。论文写成后,打印本曾作为图书馆馆际交流材料供人借阅,并印行了几百册照相胶印本在读者中流传,最后于 1960 年正式出版。

但是,最能代表奈达早期描写语言学观点的著作,并不是《英语句法概要》,而是《论词法:词的描写性剖析》(*Morphology: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Words*)。这是一本词法教材,1946 年出版,1949 年修订再版。奈达在书中运用描写语言学手段,列举大量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语言实例,对词法问题进行了有趣的描写。甚至在转换生成语法以及其他更新的语言学理论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奈达在《论词法》仍被人们用做语言学课程的必读书。

奈达在语言学界的影响,不仅限于他对诸多陌生小语种的实地调查和对句法、词法问题的各种著述。自 1936 年奈达参加设在俄克拉何马大学暑期语言学讲习所以后,他每年暑期都到这里担任兼职教学工作,直至 1953 年。起初两年,他只是一名普通教员。从 1939 年起,他便和著名语言学家派克(Kenneth L. Pike)一道,